

南溟子自敘

(未知天命厭文債 甫逾耳順自結集)

耳順結集先釋名	平生所適地無多
扮演角色未算少	動靜咸宜類怪俠
學問駁雜安足訓	揚長避短最堪行
甫知天命厭文債	終身研史及出版
湊合八篇留世間	此生永為 I T 人

耳順結集先釋名

本書名為《南溟集》，作者筆名南溟子，書齋稱作南溟齋。“南溟”一詞源自《莊子》。該書〈逍遙游〉提到北冥、南冥，謂“南冥者，天池也”。冥溟相通，故南溟即指南海。然作者並非南海所生，實乃東海之子，為何竟以南溟而命名呢？原來作者自幼鍾意道家的清淨無為、超塵脫俗，羨慕那種天馬行空、獨來獨往、義薄雲天、任俠仗義的風格，故喜愛“樂逍遙”；更兼廿餘年前在北京，於文化大革命末期，決定轉變研究方向，以探討古代南海交通史事為終身志趣，因而將僅只十平方米的斗室，戲稱為燕山南溟齋，並自號南溟子。

當年在南溟齋，以整整七載光陰憑靠寒窗，苦苦考證數千古代海外交通地名，常因不識粵語而難以還原對音，不時發出離洋之歎。孰料後來竟得以播遷南海，步過羅湖橋，徙居香江此岸。於是立即將新的斗室，改名為香江南溟齋。可是世事難料，正當自己為稻粱謀而漸習粵語，卻再也沒有專門時間可從事南海交通之研究了！

作者尚有一系列筆名，但並不多用，也不難理解：刺桐生，溫陵子，東海生，一陽生，司馬文宗等等。東海邊的福建泉州是筆者故鄉，古稱刺桐，又名溫陵。作者誕辰恰逢丁丑冬至，是時為陰之至

極、一陽方生，故又以一陽生為別號，實不無遊戲人間之心態。至於司馬文宗，乃集“三司馬”而言，即司馬遷、司馬光、司馬相如等史、文大家，藉以自勉自勵。下面是筆者形容過自己的一副對子：

“長居京華親歷浩劫猶能握管著書堪稱有福”之刺桐生

“播遷香江年逾不惑依舊揮墨論史差可慶幸”之南溟子

平生所適地無多

平情而論，作者雖喜歡學人家起筆名、號書齋，但比起眾多海內外學友，不僅學術成就遠遠不夠，而且生平所到的地方實可謂少得可憐。簡單而言，這輩子就在四個地方居住：(1) 泉州：從誕生到16歲高中畢業；(2) 廈門：入讀廈門大學，到20歲畢業；(3) 北京：在中央民族學院任教廿四年；(4) 香港：44歲南來遷居至今。雖然如此，自己卻總是在華人世界由低向高走：從故鄉到省內最發達之地，到全國最重要之地，再到華人群居最繁榮、自由之地。

照自己的經歷、身分、機會或經濟條件，應該去過更多更多的地方。在國內，應涉足更多一些少數民族地區才是；在海外，一度閃過“未知何年住到世界最繁榮、自由之地”的念頭。然而，終於未去過很多邊遠之地，而且到了香江，竟再也難以邁步了。此箇中因由，除有“移民何價”之慨歎，覺得生命中再難承受另一次遷移的衝刺，並產生不發達不遠行的念頭外，可能還與自身所流“黃色”血液有關。筆者常環顧自己全身，哀歎混身上下幾無一物是中華祖先留下的：眼鏡、領帶、西裝、手錶、皮帶、鞋襪。然細心一想，好在有個腦袋：頭腦的儒家思想，臉上的黃皮膚，口中吐出的漢語。這老三樣總算不是舶來品，還沒有變，看來也難變。感慨之餘，曾寫出下列一段話：

“一個人不但不能選擇生身的雙親之家庭，也不能選擇自己的祖國、種族，但作為兒女自不會嫌棄父母貧窮，不應嘲笑鄉親的愚昧。因此，切忌把億萬農民都視同擅長‘精

神勝利法’的阿Q，更不宜把全中國人都貶為‘醜陋’之民。黃河、長江孕育了中華民族之文明，吾人今日或有‘河殤’之感，但‘殤’的是數千年來專制主義統治傳統之酷烈，而並非黃土、黃水和黃皮膚。一個華裔可以選擇外國籍，操最流利的外國語，獲世界最高的獎賞，但他遍歷全球卻改變不了身上的黃皮膚，這是祖先、父母給予他的！”

本來也有可能再移民，但每想起假如長年在澳、美諸洲望著皎圓的月亮，腦中或有望洋興歎之念，於是內心總難平靜。筆者絕不以此自詡為愛國，移民外國者也無可厚非，蓋選擇居地、國籍均為人與生俱來的權利。只不過中國人較重社群、親情，欣賞自己作品的主要讀者應是華人。一個自幼崇拜西方文明，教授“自由、平等、博愛”傳播歷史凡廿餘載者，竟有如此心態和選擇，只能作這樣的自我解嘲：筆者乃“主張西學為用的國粹派”或“贊成中學為體的洋務派”。

中國史學傳統向來主張讀萬卷書、行萬里路，而自己行路較少可能尚有一個原因，即囿於“秀才不出門，能知天下事”，尤其在當今電聲影視時代，有時本已熟知某事物，親臨其境只是印證而已。猶記當年在京，拿著放大鏡不知將地圖上的新加坡河考證過多少次！可是到了實地，但見一泓小水，不禁大煞風景。總之，到了海外，漸將地球看透，反而欽重微察人體、宏觀太空的兩行，於是旅遊之興索然。十多年來，絕少專門外出度假，多數因參加學術活動而遊歷。是故本書末附的年譜也只言學術生涯，於私人遊蹤罕有道及。

扮演角色未算少

自己畢生所至地方雖然不多，但在實際生活中所扮角色卻不算少，可說是五花八門、三教九流、各式各樣。謂予不信，且讓在下細細道來：

(1) 學生：

從溫陵小學、省立晉江中學到廈門大學，乃至湖北潛江縣沙洋一帶的“五七幹校”。後為圓青年時夢及圖謀生之階，又入讀香港大學碩士研究生。

(2) 說教者：

初中末年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，旋先後成夏令營政治輔導員、少年兒童隊輔導員。在北京任教期間，曾應歷史系團總支之邀，為“向雷鋒同志學習”題詞20週年紀念，向全系學生講演〈如何度過大學時光？〉。

(3) 業餘演員：

學生時加入歌舞隊，表演過腰鼓、錢鼓，鍾意俄羅斯歌舞及社交舞。參加過話劇《廈門大學之歌》的演出。

(4) 業餘作家：

大學時寫過小說《初戀——一個真實的生活悲劇》，1976年寫過悼念周恩來總理的詩歌。這是平生僅有的兩次文藝創作。

(5) 運動員：

曾在福建全省田徑運動會上得過400公尺跑第一名，1956年到北京參加第十六屆奧林匹克運動會選拔賽，1958年在廣州的全國田徑運動會上獲1600公尺接力賽第五名；持有國家二級運動員證書。後在北京，曾參加橋牌比賽。

(6) 業餘教練：

在北京，曾連續兩年擔任系學生田徑隊教練。又因興趣，編寫過游泳學習歌訣及《橋牌自學半月通》，在京、港兩地成功教練了一些游泳、橋牌的初學者。

(7) 教員：

在北京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、研究部執掌教席凡廿四載。後在

香港浸會學院、樹仁學院、法住學院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兼過課，並任深圳大學客座教授。

(8) 資料員：

曾兼任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、研究部資料室管理員以及顧問十多年。

(9) 臨時導遊：

1964-1965年為民院全校社教工作隊近千人打前站，參與由北京至四川涼山來回的全部旅程安排。1966-1967年，為“長征串連隊”當參謀，經歷京—湘—粵—贛—浙—滬—蘇—京數省區。

(10) 工作隊員：

1964至1965整整一年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，以四清工作隊員身分在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喜德縣活動。

(11) 見習農民：

1957年秋在廈門市郊五通鄉與農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勞動。1958年大躍進在閩東畚族山村，1964-1965年四清在四川彝族地區，1969-1972年文革間在湖北沙洋五七幹校，均長期從事艱苦繁重的田間勞動。曾挑起120斤大糞，在田埂小路多次作十餘里往返；也曾揹負電線桿沿盤山小路橫行，走了四十里地，直至回營背上竟磨出鮮血。

(12) 拖拉機手：

在湖北沙洋五七幹校擔任拖拉機手、康拜因手，駕駛東方紅-54、東方紅-28、鐵牛-55及大型聯合收割機，考取中華人民共和國機動車駕駛證。

(13) 見習工人：

曾因勤工儉學當過補鞋匠。也曾到印刷廠，分別向排字師傅、

打字員學習活鉛字排版及中文打字。

(14) 見習軍人：

曾到駐守河北定縣的中國人民解放軍38軍某部學軍，經指導射擊成績獲優秀。

(15) 食堂管理兼採購員：

在文革時工人、解放軍宣傳隊進駐學校期間，曾擔任連辦食堂管理員兼採購員半年，每日踩著平板三輪車拉貨行駛於首都大道上，有時須拉重過千斤的巨冰。

(16) 商人：

剛到香港次日，即與親友籌組貿易公司並起草章程。旋負責登記或註冊TCF公司、同欣貿易有限公司，權充營業經理，出面與妙麗批發中心談判，售賣童裝、短褲、咖啡等等。後也曾試圖開辦南海文書公司及其他文化事業公司，或為人經營圖書編製、出版、銷售等業務。

(17) 準相命術士：

來港初期，曾擬與友人合作，經營電腦算命。為此購買800多元的有關著作，學習了排算八字，自號陳半仙、一陽生。後以自幼熟讀馬列無神論，倘非萬不得已何必為五斗米折腰，淪為算命先生，將來何顏見江東父老？此事雖寢，然伊今無悔。後遂轉拾舊業，但依然為稻粱謀。

(18) 編輯：

來港半年後，即由報載應徵至長河出版社擔任歷史編輯，後又曾在波文書局、齡記出版公司、朗文（遠東）出版公司、麒麟書業公司等從事編輯工作。

(19) 專業作者：

在北京時，曾為業餘作者，在商務印書館、福建人民出版社、

中華書局等出書。到香港後，一度作為專業作者為學津書店寫書。後又業餘為多間出版社著作。

(20) 臨時編導：

為工作之需，曾充當編劇兼編導，製作過有關中華文化的錄像帶、光碟及動畫片。

(21) 出版人：

來港後曾與友人合作出版部分書籍。後任齡記出版有限公司及麒麟書業有限公司的出版總監。

(22) 特約記者：

被《民族團結》(現改為《中國民族》)雜誌社聘為特約記者及撰稿人。

(23) 特約研究員：

被鄭和研究會聘為特約研究員，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館聘為兼職研究員，泉州市政府聘為“泉州與海上絲綢之路”高級顧問。

(24) 學術團體負責人：

當選全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常務理事及名譽會長，全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副會長。

(25) 網民－IT人：

1999至2000年，出任大型中國歷史文化網站——中華萬年網的副總裁兼總編輯。

動靜咸宜類怪俠

以上經歷，件件皆實而字字非虛，可見自己短短一生對“德、智、體、藝、技”均有涉獵，於“工、農、兵、學、商”皆曾為之。這不僅可增長廣博的知識，培養堅強的意志，而且對身心並行互補大

有助力，既使四肢發達又不致頭腦簡單。

自己經常想起一句古語：“**動若脫兔，靜如處子**”。也不知是先天遺傳基因，或是後天培養鍛煉：有時可以24小時盡是活動，跑步、開車或打橋牌；也可以一天到晚伏案工作，寫稿或在電腦機旁打字。結果被人稱為不懂飢飽、不懼寒暖、不知睡醒、不分勞逸的怪傑。例如：可以挨餓或少食，也可以一餐吃十六、七個包子，迄今未嘗胃痛；可以在40度酷熱下邊流汗邊寫稿，也可以在北京堅持數年冬泳及長年洗冷水浴；在北國不論當日冷暖，硬性規定5月1日必著短褲、9月1日始換長褲，10月1日堅持從早到晚著襯衫參加遊行；可以通宵達旦開夜車工作，也可一睡19小時，連汽車、拖拉機在旁發動都不醒；朝夕喝濃濃的鐵觀音，卻睡得著而不起夜，不論吃中、西藥都可不飲水而咽下；年輕時參加運動會，曾因大腿扭傷而三度針灸，堅持參加四項賽跑，至今未不良於行；每夜加班寫稿，如無人吵鬧，必何時臥床而七八小時後自動醒覺，身體猶如一架生物鐘，迄今未感頭暈或頭痛；可以三十年如一日，天天抽1-2包煙，也可以一戒成功，整整十七年一口煙不入嘴；可以平時滴酒不沾、毫無酒癮，也可不論黃、紅、白，到處陪友人賽酒對飲；平素飲食未知色香味，不吃醋、不裝蒜、不潑辣，不管鹹淡乾稀；到海外，有時仍常只買一兩雙鞋或數套衣服，需要時到商店買一雙扔一雙、穿一件棄一件；……

似此怪象，還可舉出一些。下面是平生的幾項紀錄：(1) **加班作業**：在五七幹校於農耕大忙時，日夜開拖拉機、收割機，前後加班近30小時；(2) **超時工作**：在齡記出版公司，為編校趕製書籍、光碟，曾連續50小時在電腦機旁工作而未合過眼；(3) **校對書稿**：最快每天（上午10點至下午6點）8萬字，一本32萬字的書四天趕校完；(4) **編寫書籍**：最多每日（上午10點至夜12點前）天天寫10000字，兩本書30萬字在一個月內寫完。有人說自己是寫作機器，手不動而紙動，寫書如車衫。我只知自己在家排行第三，由幼時的“三少爺”變為成年後的“拼命三郎”。在讚歎生命的玄妙之際，真得感謝雙親的遺傳基因，使

自己在從心所欲之年以前煉就一副可逾矩的金剛不壞之軀！

人的一生，或每年、每月乃至每日，都有一股大小不同的原爆力，關鍵在識得何時及如何去充分使用它而保持身體完好，不用就浪費了，用過頭身體會垮。我最反對超時工作，但必要時情願並善於加班。在北京，因身體太好，難以冒充己病而替家屬免費拿藥；到香港，二十年間，仍堅持未向公司請過一天病假或報銷一分錢藥費。有甚麼辦法呢？自己從小是一副閩南語稱為“激骨”的好勝、愛拼性格，有運動員競賽的意志加學者求出名的願望；但如發現錯了，則認賭服輸，自知功夫不夠，回去再練以備下回再賽。如依自己所言，從北京到香港的大半生可以下列兩句話形容，是否貼切由後人去評說好了：

“青春獻給社會主義祖國，老命賣給資本主義公司”

學問駁雜安足訓

由於自己一生擔當的角色過多過繁，決定自己在文化事業上也存在知識雜而不精的問題。這一傾向，早在少年時已見端倪。中學時，無論文、史、地、數、理、化，自己的成績均不俗。數理在初中常入全班前三名，高中起碼也在五、六名上下。自幼最缺的是正統的哲學根基，因從小怕孔夫子那一套，尤其討厭道貌岸然的大小君子。當然，最興趣的還是文史。

以文學藝術論，從小學起一直如飢似渴地狂熱讀書，包括小說、詩歌、劇本以及各類藝術作品，但幾乎是讀完一系列，就完全轉入另一系列，而罕有回頭：(1)初二前：主要讀《封神榜》、《說唐》、《七俠五義》、《包公案》、《水滸》等等演義、公案、武俠小說，兼及《筆生花》、《再生緣》、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、《四世同堂》等古今部分言情、社會小說；(2)初二起：大讀《小二黑結婚》、《李家莊變遷》、《李有才板話》、《暴風驟雨》、《太陽照在桑乾河上》等等解放小說，以及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、《卓婭與舒拉的故事》、《青年近衛軍》、《靜靜

的頓河》等等蘇聯革命小說；(3) 高中：由蘇聯小說而轉入普希金詩歌及《欽差大臣》、《阿細亞》、《羅亭》、《復活》、《戰爭與和平》等等俄羅斯文學，並開始接觸莎士比亞、雨果、馬克吐溫等歐美文豪的作品；(4) 大學：1957年前，埋首於《牛虻》、《天才》、《漂亮朋友》、《巴黎聖母院》、《紅與黑》、《包法利夫人》、《傲慢與偏見》等等，乃至《莎士比亞全集》、《飄》、《三劍俠》、《基度山恩仇記》、《咆哮山莊》。1957年反右後，轉入漢賦、樂府、唐詩、宋詞、元曲的閱讀、抄錄。(5) 大學畢業後：閱讀文學作品漸少，僅對《子夜》、《啼笑姻緣》等，及《魯迅全集》和五四以來作品作一番“補課”。記得當時的閱讀速度是驚人地瘋狂，由中學到大學，最多一學期曾讀了50多部課外書，少說也有30部左右。

儘管自小數理基礎不錯，又酷愛閱讀古今中外小說，但最鍾意的還是由武俠小說引發的對歷史的興趣。可是，一入歷史這一行，又重現學問駁雜、不斷轉換的趨向：

(1) 歐洲史：1954-1956年，在大學時向系刊投稿及學年論文寫的是克倫威爾、拿破崙（與項羽均為畢生崇拜的兩位英雄人物），初涉世界史範疇。

(2) 中共黨史：1957年反右後，至龍巖等老區調查，參與編寫並出版《閩西人民革命史》。

(3) 民族史：1958年大學畢業後，奉派至福建、浙江調查、編寫畬族歷史，及參加“民族問題三套叢書”的審稿，為時兩年多。

(4) 亞非拉近代史：1960年後回民院歷史系，開始教授世界近代史，編寫講義，重點是亞、非、拉丁美洲部分。

(5) 古巴史：1961年後，由於出版《何塞·馬蒂》及寫了幾篇相關文章，一度與拉丁美洲史深深結緣。

(6) 史學理論：1966-1976年文革中，因主編《馬恩列斯毛論世界史》，涉及較多的史學理論問題，通讀馬列並編輯詳盡的索引。

(7) **史料學**：文革前後，長期在歷史系資料室工作，後編輯了文史工具書目錄，並向學生講授史學工具書使用法。

(8) **歷史地理**：1975年文革末年，在整理史料目錄過程中，興趣逐漸轉向亞洲歷史地理方面，搜集了大量有關的古籍目錄並輯寫部分題要。

(9) **南海對外交通史**：1976-1982年，前後用七年光陰通讀二百多種古籍，整理極詳盡的資料卡片，輯出有關的南海對外交通地名六、七千，並一一加以考證、編輯成文，後成《古代南海地名匯釋》。

(10) **中國史**：1982年南來香港後，擔任歷史編輯，編寫各種有關中國史的教科書，逐步跨至國史方面，後在港大專業進修學院、法住學院講授過當代中國概況的課程。

(11) **世界史**：在港因工作需要，曾利用過往所學編寫世界史教科書。後也在樹仁學院講授過歐洲近代史。

(12) **中外交通史**：1986年應學津書店之邀，編寫並出版專著《中外交通史》。

(13) **宗教史**：1987年繼續為學津書店編撰《中國宗教史》。

(14) **香港史**：1990年後，逐漸涉獵香港史，後參與編輯、出版“香港史系列”，包括《香港6000年》。

(15) **文史出版**：1991年後，漸由寫作——編輯轉為出版策劃一類的工作，草擬部分書籍的出版大綱。

(16) **文史網頁**：1999年起，參與創建大型歷史文化網頁《中華萬年網》。

毋庸諱言，在內地或海外，自己都曾被一些同事、同行稱為“雜家”。雜家在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時期，原是一專門的學派，後則常被用來稱呼不學無術或學問雜而不精者。不管該稱是褒是貶，筆者自知優劣。學問駁雜的好處是涉獵廣，知識面寬，較易融會貫通、觸類旁

通。如自己就曾通讀過“廿五史”、“十通”乃至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全集、選集一百多卷等等，對中外歷史比較研究不無好處。但其壞處也很顯然，注定廣而不專不精，流於膚淺、簡陋，看法缺乏高度，難以繼續深入。人家是幹一行鑽一行，自己是幹一樣棄一樣。雖知敬業樂業，但不夠專精。雖知專精之重要，但卻難以改正，蓋時也性也。天生性好動，又角色多換，更兼時地變遷，在香港彼岸的商海中也不得不如此！

唯其如此，自己雖寫了數十種著作，大小百多篇文章，但失之過濫，不精不專。其中只有“海交篇”有數文經過一番努力，尚可供世人作些參考，畢竟當年在北國經歷整整七寒暑的不眠之夜。自1981年創會至今，中外關係史學會經過廿載春秋，開過十次年會，自己雖學未專精，但卻主要認準此會，對其情有獨鍾，成為海內外數百會員中獨一無二、每會必到的“十朝元老”。除創會會議外，其中九次都是由海外回內地參加的，箇中原由在於：自己想保留一種回憶，記得曾搞過學術。實際上自己心知肚明：早已告別了學術！

總之，由於學問駁雜，無甚精義。如果說有甚麼“陳佳榮思想”或“南溟子學說”的話，那等於封、資、修、社大雜燴＝“紅與黑”主義（革命+暴力）+ 俠肝義膽、豪氣干雲等江湖思想。若論畢生發明，自己認為最得意的有下列四條：

（一）關於“紅與黑”的“陳氏定義”：

革命是對內的侵略

侵略是對外的革命

（二者的本質都在改變所有權，只不過內外有別）

（二）關於資本原始積累的“陳氏公式”：

個人的資本原始積累靠的是：男人盜（搶劫），女人娼（賣身）；

國家的資本原始積累靠的是：大國盜（侵略），小國娼（旅遊）。

(三) 關於“半桶水”的“陳氏定律”：

(無論權力、功業、金錢、學問，都難免半桶水之時)

半桶前：水越多越攪盪

近半桶：水攪得最厲害

半桶後：水越多越穩當

(四) 關於人生宇宙的“陳氏原理”：

任何人生觀都是合理的，除非不成年、中途後悔或臨終醒悟。

任何人生觀都是錯誤的，除非真正解開了生命的秘密。

任何宇宙觀都不可能正確，除非真正揭穿太空的奧妙。

以上這些“發現”亦不過任人一晒的學術玩笑，如果有人隨意加以利用，陳氏預先鄭重聲明：絕對無人可追究版權，即“版權共有，翻印不究”！

揚長避短最堪行

筆者的學問之所以駁雜，除了時勢的變遷，諸如客觀社會環境(組織分配、下放農村……)及主觀自我意志(興趣改變、遷徙南溟……)等，可能還同依據“揚長避短”的學術精義，經常不斷地取捨有關。

過去在中國內地，自1957年後，長期號召“又紅又專”，不斷批判“白專”道路。白專的罪狀之一是所謂“鑽冷門”，這真是天大的冤枉。眾所週知，凡事欲成功，須攻薄弱環節，或稱乘機會、入縫隙、鑽空子、切進邊緣、突破瓶頸，或如偵察兵越過兩軍之結合部位，故鑽冷門實乃學問成功的基本規律之一。以研究寫作論，發表論文離不開“三新”：新資料，新觀點，新編排。好文章起碼要有其中一新，否則不必發表，以免誤人時間。欲達此目的，須鑽冷門才有發揮的餘地。如果說得好聽一點，就叫“揚長避短”。從前胡適之提倡作學問要“勤-

謹-和-緩”(勤快、謹嚴、謙和及緩下結論)，他在中國人面前西裝畢挺，在外國人面前卻是長衫馬褂；雷海宗教授云，在中國教授外國史、研究中國史，在外國教授中國史、研究外國史；岑仲勉教授奉行的是“詳人之所略，略人之所詳”。以上種種，類皆揚長避短之精解矣！

筆者不敢說成功，但自幼起即自發或自覺地不斷選擇、取捨：

(1) **由文理而選文**：筆者向來以為，興趣乃創造人類歷史文化的重要動力。本來少年時數理化基礎不錯，但自知興趣不大，況考試成績好並非平時用功，端賴因語文好而解題義、背公式，故毅然放棄；(2) **由文史而入史**：自己雖十分鍾意閱讀文學作品，但從來自知缺乏創作靈感及感性激情，故畢生除罕有的兩次例外，絕未產生過寫作衝動，更遑論盲目試筆了。報考大學歷史系是必然的選擇；(3) **由古巴史轉亞洲史地**：大學畢業後，先後被分配搞少數民族史、世界近代史。因被約稿寫《何塞·馬蒂》而一度研究拉丁美洲史，但衡量再三，在長期學習俄羅斯文的條件下，與其再學西班牙文不如自修英文，故選與古巴有類似背景、經歷的菲律賓及其他亞洲國家的史地為未來研究方向；(4) **由世界史轉南海交通史**：文革後期，深感世界史缺資料、政治性強、前途不明，但轉中國史又比同事(包括原來的學生)遲，鑒於搞世界史者易怕中國古籍、搞中國史者多不明外國史事，故自定以南海古代對外交通為目標，決心深入古籍天地來個一網打盡；(5) **由中外交通到中國史**：到了香港後，不由自己選擇地當了歷史編輯，開始由古至今編寫中國歷史教科書，好在前幾年浸淫於古籍，不覺膽子漸壯；(6) **由中國史兼及香港史**：本著前述揚長避短精神，深感在香港有大量本地史資料，不可不涉獵，於是略略兼而為之；(7) **由文史轉事出版、網絡**：因工作需要，不能專事學術研究，只好發揮動感的一面，兼及部分學術行政的事務，運用文史知識策劃、出版圖書。後更為實現新的理想，捲入創設中國歷史文化網頁的事業。

甫知天命厭文債

正因為學問過於駁雜，經常改變研究或事業的方向，對自己終身的學術生涯產生了不小的影響。首先，瀏覽過多過廣影響了文筆風格，不是優雅而是混雜。自己從小先後學習了江湖術語與俠客用詞、各種翻譯的倒裝句、不押韻的散文詩，後改為革命化的大白話與批判體、馬列著作的政論體，再後又是中國古代史考證文章的筆體，以至港澳台的典雅式行文。結果形成了不自覺的不文不白或半文半白的文體。筆者年輕時很少讀康、梁，後來看了梁啟超一些文章，才知有一種被譏為“野狐禪”的雅俗共賞、文白相間的筆法。寫文章貴乎真誠，不自傲，不騙人，如能望到梁任公項背，則此願足矣！

自己所受的另一重大影響，大概是缺乏雄心壯志，一生只滿足於二流的角色：講政治：只加入過共青團，因直系親屬有海外關係而不能入黨，後雖蒙破格青睞卻已萌去志；談體育：只混到國家二級運動員為止，未敢向一級乃至運動健將進軍；評職稱：在北京只從大學講師到被提名副教授，就半途而廢（不計後來被某些大學聘為客座或兼職教授）；論學銜：只花氣力由學士讀到碩士，就未再上進。總計畢生幾無官運，不算後來抵港後所任的經理、主編、總監之類，前四十五歲內只當過兩次“班長”、兩次“隊長”：大學生時的班主席，五七幹校的拖拉機副班長；省田徑代表隊副隊長，文革時本系部分教工的“療原戰鬥隊”隊長。其因無他，一者不是共產黨員，而不入黨就不能當官；二來天性淡泊明志，缺乏一種苦苦追求的幹勁。

說到淡泊明志，自己經常在各種場合戲言道：“中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，都是被李白同志三句話害慘的。”哪三句？“人生得意須盡歡”，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，“千金散盡還復來”；又要享受，又孤芳自賞，又不把金錢當回事，注定千百輩子窮酸相。不過，如認真反思：假如缺乏對自我價值的認重，比起有錢有勢者的極度闊綽和高度威風，又怎能活得下去呢？有了李白的傲骨，才能看清原來這世間，

名、利只能兼顧而不可雙收：科學家是出名，但如只想賺錢而無六〇六的精神如何成功？其發明被人收買而獲巨利，他自己只能多少兼得部分利益而已；政治家有權、實業家有錢，他們儘可以到處題詞簽名或捐款留名，但此種只是虛名，是靠權勢謀取或金錢買得的。

也許是上述經歷和思想，使自己過早萌生了封筆的意念。筆者的處女作是商務印書館1962年出版的小叢書《何塞·馬蒂》，當時還不到25歲。這種事先約稿的方式過於順利，使自己後來堅持不簽約不寫書的原則，即不在抽屜內放存沒有去路的稿子。是否因此而被斷送，使自己缺乏許多名作家常有的寫作慾和創造衝動，我也不曉得。只知道自己寫完《中國宗教史》還不滿50歲，當最後一個句號打上，內心突然感到一陣平和安祥的思緒，那就是書中所云：“吾人曾見過「有力闢蕩天下」（靠狩獵為生）、「有權橫行天下」（以農業為本）、「有錢旅遊天下」（依工商運轉）等幾種社會形態，也許過了很久很久以後，人世間終於出現「有才名聞天下」（憑科技推進）乃至「有理走遍天下」（按正義判斷）等社會的奇跡。這豈非老子、釋迦牟尼、耶穌、穆罕默德、馬克思們早就應許大眾之諾言？屆時「善哉」、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（Namas Amitabha）、「阿門」（Amen）、「色蘭」（Salam）、「英特納雄耐爾」（Internationale）之聲或將響徹雲霄！”與此同時，自己似若有覺悟：假如真的四大皆空，何用勸人信教，又何必要我們這些迷戀紅塵的凡夫俗子來操筆導人？由是正式產生了不想再舞文弄墨的思想。

當然，筆者至今仍未曾封筆，只是改用電腦打字。但自己心中最清楚：自從知天命之年屆臨起，自己已再無寫作的理想，真的是“著作都為稻粱謀”；兩年後，寫完《中國歷代之興治盛衰亂亡》，等於告別史學界；後來，不論出版圖書或編製網頁，自己已成“無性格、無立場、無觀點、無好惡、無愛憎”者，只一心將原有知識奉獻社會以作回報；爾今，甫逾耳順之年，已經想到要自編選、自校訂、自結集、自作敘。下面權引一首不像樣、無押韻的自嘲詩以結束本節：

自幼欽羨獨俠士，孰料竟日爬格次。

筆走龍蛇四十載，長憑寒窗歎無奈。

未屆而立信塗鴉，甫知天命厭文債。

縱鄙皓首猶窮史，身浸墨湖不由自。

終身研史及出版

回顧自己一生，所扮角色雖多，所學知識雖雜，但終身主要功業可謂萬變不離“一宗”、“兩業”。宗者，書也；業者，離不開研究歷史與出版。先說“書”字，平生崇尚唯自由，但都獻給圖書了，且觀下列理想概括表：

自由講學人	—— 教書匠	整整廿四載 (1958-1982)
	—— 寫書匠	超過卅五載 (1962-1997)
自由撰稿人	—— 編書匠	已經二十載 (1982-2001)
自由編輯人	—— 出書匠	不覺已十載 (1992-2001)
自由出版人	—— 拋書匠	上網過五載 (1996-2001)

其次再來說畢生從事的離不開書的歷史、出版兩種行業：

(一) 歷史學：

在自己看來，學習歷史是非常有用的。可以為歷史下各種定義，如“歷史是某時某地某人參與的某事或出現的某物”（以時、地、人、事、物及因、果為基本要素），“歷史是過去的政治”，“文學、哲學乃至任何學科都有自身的歷史”等等。歷史學是項高智能的投資，不掌握大量資料就難奢言研究，故歷史學者多大器晚成，但知識面寬

廣，越老越有用。也許因為如此，筆者一生經歷中有四次轉折，都可能令自己離開歷史學，但最後都回到原有的專業軌道：

(1) 體育運動或歷史？

1956年，自己以廈門大學學生身分業餘參加全省乃至全國運動會，取得一定成績，不久福建省體委來函學校商量調動，欲令本人脫產成專業運動員。自己以運動員無甚前途，難棄歷史系三年級生資格而婉拒。此乃放棄最年青的職業，堅持迄今賴以謀生的最古老職業。

(2) 駕駛機車或歷史？

1970年，在五七幹校考取機動車駕駛證。原來文革中已取消歷史系，本以前途漫漫，或將變換職業。1972年還京後，亦曾換領駕駛證一次，後因不准教員改行，歷史系又於1975年恢復，此事遂罷。

(3) 經商貿易或文史？

1982年4月，移民來港，開始改行經商，以為就此告別歷史專業。孰料到是年年底，見報刊上招聘歷史編輯，終於忘不了本行，遂重返文史專業。

(4) 電腦網絡或文史？

1999年6月，到中華萬年網編製網頁，此乃生命途中另一次挑戰，但本著“新瓶舊酒”的見解，並非放棄專業，而是令歷史文化與電腦網絡配合，使相得益彰。2001年初，又重返齡記書業集團，繼續發揮文史專業知識，且將出版事業與多媒體編製相結合。

(二) 出版業：

自己雖終身未離歷史專業，唯後期乃以文史兼及出版，亦即編書兼寫書、出書。原來筆者即使在青年時期，與出版業也早有緣份。此生曾有四次機會，得以學習古今中外不同的排版印刷形式：(1) 活鉛字版：自宋代到近代大致不變。自己在文革中有幸趕個末班，向師傅學習撿鉛字，兼學舊式中文打字；(2) 植字排照：來港初一面自學

英文打字，並在出版社學習植字排版、出照相紙等排印技術；(3) 電腦排版：1990年開始接觸並初習檯面系統的電腦排版技術；(4) 網絡排版：1999年又接觸利用互聯網此種新載體排版的技術。由是瞭解圖書、影帶、光碟、網絡等不同媒體各異的排版、校對特點，而同一內容每從一媒體轉入另一媒體都須再創造。

有人說自己是圖書出版界的“稀有動物”，溢美之義不敢當，但確實由於機緣巧合使筆者作為一個學人，竟能先後接觸古今各種排字印刷術。此外，無論中文簡體、繁體，或漢語注音符號、拉丁拼音之切換，自己也得心應手、運用自如。過去曾埋怨入錯行，搞文字編寫5000次（以1頁1000字計，由寫作經一、二、三、末校要5000次），價值不抵人家1次（利用高級攝影機拍照，每頁只需1次）。但苦盡甘來、熟能生巧，長期浸淫使自己煉就一眼識別正誤的火眼金睛，現在反成重要的經驗，故也伊今無悔。

是否出身某專業，最好就終身從事到底呢？也不盡然，須因人事、依時地而議。經過長期工作，自己曾定出選擇職工或培養接班人的三標準，並簡短地以六個字表述：(1) 專業；(2) 負責；(3) 合作。但有些人屬於專業人才，有些人屬於行政人員，有些人則適合從事業務行政領導工作（如大學系主任、報社總編輯）。關於後者，自己也定出五條衡量標準：(1) 屬科班出身；(2) 不想再深研；(3) 有行政能力；(4) 不妒嫉同業；(5) 能提攜後進。有時具備體育才能未必成就優秀運動員，但好身體卻可使人很好地建功立業；文學基礎廣固未必成就優秀作家，但某些幻想或靈感卻有助於從事歷史、哲學等研究。如果說，自己從事歷史專業是由小興趣使然；後來轉入出版行業，則多少有些誤打誤闖。雖然由於自己興趣多樣、知識駁雜及中年移民，而使此種偶然之中含有必然，但假如不以金錢多寡來衡量是否成功的話（當然，發達與否一定要用金錢來衡量），筆者對艱苦移民、辛苦編寫乃至闖入出版行業，是絲毫也不以為誤的。

湊合八篇留世間

假如大家把作者上面的自敘稍加瀏覽的話，對於本書為何大列分為八篇，就不會感到奇怪了。其內容大致按所涉區域及自己研究先後為序編排，最後多了出版、網絡兩篇，算是反映自己來港後的工作特色。每篇之內，則按寫作時間的先後排列。

舉凡過去文章，尤其是在中國內地所寫，均照原稿編錄，不改內容或文字，以保持歷史論文或學術研究的客觀面貌，也好如實展示自己所走過的學術道路，看看自己是否及如何從幼稚到漸趨成熟，從偏激到逐漸持平，從半桶水式的狂妄磨成漸無性格的平淡。

筆者在此鄭重聲明：本書所有文章或轉載的圖書序跋，全部為自己所寫。其中文字或長或短，但字字句句出於己手，故敝帚自珍，儘量收入。此乃為求真務實而非自吹自誇，因為篇篇皆作者心聲或自我表白，肯定有不少淺薄、錯漏之處，唯熱切期待方家最嚴厲的斧正。作者平生堅持一原則：不請人作序，也不為人作序，目前此二者均只各有一個例外。筆者從未在自己未付出勞動的作品不恰當之處署名，即便聯名發表之作也出過相應的氣力。不過，天下文章一大抄，抄得好亦可成創造，筆者對別人引用己作素來寬容。猶記昔日蒙友人相告有關之事，自己唯一哂置之：“有東西被人抄是光榮的事，況自己還有別的，不會被一抄就完了！”

全書稍後的“出版篇”，實際上是作者各種未出版的圖書綱要，應改稱“未刊篇”才對。過去在京都教書、寫書而不知如何出書，故對編輯頗為欽羨。來港後自己當了編輯，才知這多少是有點為別人作嫁衣裳的行當。不過，除了文字編輯外，逐步涉及設計、排版、印製乃至策劃、市場、廣告諸事，可謂漸入佳境，更上一層樓。由於用了許多精力在策劃、出版，不似從前有時間專事寫作，免不了出了種種大綱、題要，並因時勢變遷而常遭束之高閣的命運。自己曾將它們譏為“雞肋”，食之無肉、棄之有味，索性集成一篇予以刊佈。這些新出版

的從未出版的提綱或目錄均為己作，現既公諸於世，自然也屬供人出版參考或使用，本著“科學無國界，均人類財富”的精神，絕無版權，任君採擷。

本書末附作者的《學術生涯年譜》。所謂“學術生涯”，蓋作者除學術外幾無生涯，或終身專向學術討生涯，其餘均不足道也。所謂“年譜”，則多記參加學術活動諸事，基本上不入私事或私遊。筆者堅持以人為本，列了一大串人名，因歷史為人所創，凡作者生平記憶者盡量採錄，其中大多為學友，或為懷念故人。所有排名均取民間標準，不分先後上下高低。讀者從中或可看出，筆者平素專交“文林”學友或江湖中人，罕有高官或權威，偶而有之亦屬客觀史實，非為自我抬舉：倘人以為高攀，我則自表懷舊。所有時、地、人、事，容有錯漏，歡迎故人多加指正。由此年譜或可看出，作者雖活了一大把年紀，卻仍保留赤子之心，屬性情中人。這裏索性再引自己東拼西湊的歪詩四句：

孩提無猜共青竹

青春情懷總是詩

中年心事濃如酒

老暮返童譜新歌

此生永為IT人

本書末篇稱“網絡篇”，所謂IT人即指網絡工作者或網民。此乃仿效E.T.（外星人），以I.T. (Information Technology) 即資訊科技或信息技術來形容新的網絡一族。筆者在1999年方正式轉事有關IT的行當，但作者相信自己與此是有緣份的。

首先，自己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文革時已初學中文打字，1982年4月來香港後立即用半年時間在家中自學完成了英文打字課程，不

久又接觸了電腦算命。筆者早就掌握了漢語拼音，因此在1992年後就直接用拼音輸入法打出第一篇〈我的檔案〉，完全不用去重新學習倉頡法甚麼的，於是用電腦快還是手寫快、電腦打字是否有礙思維等等顧慮，一下子拋到九霄雲外！

其次，雖然長期從事編寫和出版圖書，但於其他載體，尤其是新的互聯網絡，卻相當陌生。時值1999年初，同鄉李國興先生決定創立大型的中國歷史文化網站——中華萬年網，自己立即意識到此乃千載一時的良機：多少歷史學者夢寐都難求的，不就是以畢生所學不斷開拓新天地？互聯網絡、歷史網站、文化網頁——這正是最新的天、最廣的地，是不折不扣的全新的絲綢之路！為了實現平生抱負，一展平生實學，更重要的是為了在步入晚年之軀重新打進強心劑，迫使自己繼續奮鬥，強迫自己不得休止、永往直前，筆者乃毅然出任中華萬年網總編輯之職。

必須承認，自己以年逾耳順的退休之齡而突然更換公司乃至職業，是相當冒險的拼搏行徑，這也是筆者生命歷程中的另一次重大挑戰。自己一如既往，以如履薄冰的姿態投入新的戰鬥。雖然自己號稱總編輯，實際上是孑然一身，百分百靠著自攜的12箱書走馬上任，一面從頭組建編輯部，一面即赴北京組稿。結果在香港同事及北京學友的鼎力支持下，中華萬年網在編輯部正式組成三個月後便正式開通。接著在一年之內，歷史網頁基本建立起來，輸入了500萬字的全新創造的文字史料。

自墮入羅網、權當網民後，體會良多。對圖書這種舊載體開始感到有些厭倦，養成了天天上網的怪習慣，卻發現時下青年人與老年人各自對互聯網的看法，都存在不同的“誤區”：許多年輕人視不願學習上網者為食古不化的老頑固；不少中老年人將網絡所登視同垃圾文化。自己則持一種中和的態度，認為網絡文化乃歷史的必然，但其成功端靠新老互補、虛實結合。自己採用了“新瓶舊酒”這句話：新的媒

體或載體須靠年輕人去設計、推動與建設，但其內容仍是人類不朽的文化財富，須由富有經驗的學者來審定、把關，畢竟薑是老的辣、酒是舊的醇，但青出於藍也定將勝於藍。

本著上述體會，自己將永遠堅持揚長避短的精神，一面積極學習新技術、新事物作不斷前進的動力，一面固守文史知識與出版經驗為安身立命之地，做到二者相得益彰、優勢互補。

總結人生經驗，自己認為凡事欲真正成功，須具備三要素：天才、機緣加勤奮。三者缺一不可。香港人有句俗話：一命二運三風水，四積陰功五讀書。風水及積德是否有用自己不知，而命乃天生、運即機會、讀書是後天努力，與前述三要素不謀而合。經常有人問我信不信教，筆者總答道：過去信過，現只信己。蓋自幼堅信馬教，後來轉為自信，即信此“天才、機緣加勤奮”，相信此與古代聖賢的“謀事在人、成事在天”、“聽天命，盡人事”等，亦並不違背。

完成此結集之後，自己的生命篇章又得打上末尾某段的句號了。唯結集完成，不等於奮鬥的終止。在筆者的詞典中，是從無“退休”二字的。一個人的生活是不能有退休念頭的，工作可能榮休，生命則須奮鬥終身。猶如逆水行舟，生命也是不進則退，一退不可收拾，一休鬥志全消。俗云活到老、學到老、鬥到老，此之謂也！南冥子在自敘終了自我預言：將來某日，或在電腦機旁停止呼吸，猶如學者卡爾·馬克思長眠於安樂椅上一般。

（陳佳榮於香江南冥齋，公元2002年12月22日）